

球如人生

□ 孙力

在球台另一侧如旋风般腾挪的小葛打疯了,连续两个漂亮的搏杀,将我逼到悬崖边。

小葛和我是发小,平时打球,总是处于下风。纵使祭出搏杀式大招,十局下来也难打赢我一两局。和小葛打球,我习惯性地前松后紧,常常故意打到10:10,然后使出看家本领,以两分险胜。如此一来,既能顾及小葛的情绪,又锻炼了自己的抗压能力,岂非一举两得?

事实上,“纵虎容易缚虎难”。真正到了盘末平分秋色的时候,要想掌控局面,稳赚胜券,殊非易事。如果运气站在小葛一边,碰上发球滚网或是扣球擦边,我也只能是望球兴叹。更何况打疯了的小葛亦非等闲之辈,就像这次,他反手提拉弧圈,重扣大角,连得两分,让我不得不吞下惜败的“苦果”。

按照常理,下次我必须吸取教训,重整旗鼓才行。可我却常常明知故犯,重蹈覆辙。和输赢比起来,打球的过程最是让人享受。乒乓球是圆的,不到最后一刻,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刺激、兴奋、惊喜、失落、沮丧……所有情绪的沉淀累积,交织成五彩斑斓的“乒乓世界”。

我和小葛一起,在八叉巷小学练过三年多乒乓球。当年懵懂的我为什么会选择打乒乓?现在想来,思绪茫然,多半因为八小是乒乓球传统学校的缘故吧!记得当时学校编过一套乒乓球课操,其中的几个动作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大学期间,我球技突飞猛进,那时身边有了一群球友,准确地说,是我融入了全新的圈子。小小乒乓,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。

球的旋转可以控制,上旋、下旋、侧旋……挥拍之间,不同的弧度,不同的轨迹,便能击打出不同的落点。久经球台,历经磨炼,在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下,竟悟出了很多人生哲理,这是乒乓球赐予我的宝贵财富。

站在球台边的那一刻起,你就必须学会“算计”。发球的落点,各种旋转,各种套路,十八般武艺全都得用上。有一场比赛,我印象很深。那是团体赛半决赛。对方阵中有员大将,所向披靡,鹤立鸡群。排兵布阵时,我们决定孤注一掷,采用“田忌赛马”战术,将最弱的队员排在一号,最强的排在三号。此招果然奏效,我们惊险闯入决赛。由此可见,打球是斗智斗勇的角逐,比拼的并不仅仅是技术。取舍之间,关乎得失。

竞技体育总有个输赢。曾经年少轻狂,自恃有“童子功”在身,颇有睥睨天下的豪情。记得刚工作那阵子,只要有时间,便会向单位里的一众乒乓高手发出“英雄帖”,很快便确立了自己的“江湖地位”。有位前辈颇是不服,竟拉着我连打了十天的球,杀得天昏地暗,难解难分。拍来拍往之间,彼此的球技精进了许多。年近不惑,有了些许将捷笔下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的感悟,曾经的胜负心已然淡泊许多。以球会友,讲格局,重情谊,远比一时的得失有意义得多。

有段时间,一桩桩麻烦事接踵而至,情绪非常低落,感觉自己仿佛就是那个小小的乒乓球,被人拍来拍去,命运不能自主。记得那是一个雨夜的周末,冷清清的球馆里,只有我和小葛在捉对厮杀。我的精力始终没法集中,勉强和小葛战至决胜盘,小葛以10:7拿到了赛点。虽是寻常不过的练习赛,可此时的我竟突然有了醍醐灌顶之感。只要拼搏,只要拼搏,人生又有多少坎不能迈过去呢?我屏气凝神,沉着冷静,连取5分。小葛事后说,最后几分,他在我的眼神里读到了曾经的豪情与霸气。走出球馆,已是雨过天晴,空气格外清冽。不放弃,不言败,谁都可以拼出自己的人生。

每次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乒乓球比赛,我总会热血沸腾,不能自己。我深知,对乒乓的这份爱,早已深深融入血液,难以割舍。身为乒乓迷,由于职业的缘故,还曾有过于自己的小确幸。从2013年起,中国乒乓球队连续3年在镇江举办直通世乒赛内部选拔赛,我有幸作为报道记者,参与全程采访,与张继科、马龙等大腿零距离接触,内心的激动之情,是无法用言语表述。

最难忘的是对范瑛的采访。作为国家女队打法独特的削球手,范瑛曾和队友一起登上亚锦赛女团决赛最高领奖台。我意外得知,范瑛是我在八小的校友。我拉着她热情地合了影。范瑛的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,她说连续几届奥运会,自己都是队内的陪练。虽是“绿叶”,付出的汗水可能没有多少人能看见,但毕竟为国家队出了一份力,内心还是很自豪的。甘于寂寞,这难道不是超越胜负的人生境界吗?

那晚打过球,小葛提议到西津渡的一家小酒吧喝两杯。推杯换盏之间,小葛唠唠叨叨,从小时候学打乒乓球开始谈起,一直谈到近些年在球场上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,内心颇有不平之气。我静静地听着,几乎没有怎么插话。“都说球如人生,其实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”小葛的一句话,令我陷入沉思。我轻轻举起桌上的酒杯,和小葛相顾无言,轻轻碰了碰杯。

京江祭

——庐山先生著有同名长篇小说

□ 赵康祺

一个秋夜,你终于改定这部长卷
敲打字符的力量,最后一次
击透公元1842年7月江城的
天空:颤动、倾斜、崩塌

然后,月明星灿的天空
与航灯闪烁的江流,洗净你
穿越鸦片战争时,一遍遍
被屈辱和血火烙纸的笔触
重新浸润于和平年代子夜的温馨

自从你屏住呼吸,第一次写下
这三个汉字,即将将血管中
涌动的汁液,一点一滴转换成
母亲河曾经的滔滔悲怆
你从她多舛的命运里抽出
不可折断的气节,当笔

一边抒写,一边任刀剑的闪电
与火炮的雷鸣,任烈焰熊熊的古城
在自己胸腔惊天动地、血泪咆哮

我锈迹斑斑的记忆
被你完稿时冷峻、深沉的表情
擦出一面古老铜镜的铮亮
照见她埋在命运深处的伤痛

退休后和老伴到上海带外孙,前十年一直蜗居杨浦区国定路旁一栋无电梯的筒子楼里,房屋面积小且楼层高,不过,也有两点聊以自慰:一是孩子们另居他处,这里是我们俩口的独立空间;二是房子紧邻复旦大学老校区,校园宛若家门口的公园,闲暇之余在里面徜徉,既可欣赏美景,舒展筋骨,亦能感受百年老校厚重的人文氛围和青春气息。

岁岁年年,我们重复观看复旦上演的送老迎新的大戏。毕业季,“双子楼”前,学位帽被被影的同学们高高抛起;开学季,打扮一新的宿舍区,拖着五颜六色行李箱的新生们匆匆而行,都是这部大戏的华彩一瞬。

有时也会看到,校园光华路两侧的梧桐树间,拉起了长长的黑丝带,丝带上挂满了白色的千纸鹤。纤巧的纸鹤,寄托了同学们对逝去恩师的深沉思念。

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,复旦送走一届届学生,永别驾鹤西去的老师,校园里唯有那些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沧桑的老房子,静静伫立于历史风雨之中,阅尽学校朝朝暮暮。

矗立于校园西侧的局部四层灰白色的小楼“子彬院”(现改称吕志和楼),是复旦著名的老房子。复旦人景仰它,不仅因为它曾是学校现存的最年长的建筑之一,也不仅因为它的外形端庄典雅,酷似华盛顿白宫,更因为它长期作为复旦的数学综合楼,见证了苏步青等几代大师教学科研的筚路蓝缕。

1923年,留美博士郭任远回国母校复

旦执教,次年向其堂叔父郭子彬等人募捐3千元,创办了心理学系。1925年,他再向郭子彬募捐5万元,亲自督工建成了这座欧美元风格的心理学楼,命名子彬院。

我们这代人也许没有听说过郭任远的名字,但一定知道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,他就是郭任远门下的弟子之一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随着高校院系调整,数学家苏步青、陈建功从浙大调入复旦,子彬院也随之成为数学楼。谷超豪、夏道行、胡和生、李大潜、严绍宗等一批名家学者,先后聚集在这里,在苏、陈带领下,研精覃思,教书育人。半个世纪,子彬院春华秋实,星汉灿烂。

2005年,随着数学学院乔迁光华双子楼,年届八旬的子彬院的修缮工作终被提上议事日程,香港的吕志和校董慷慨捐赠380万美元,解决了资金问题。

2011年秋,子彬院修缮工程竣工,修旧如旧的“小白宫”再现当年的风华。一年后,子彬院的前草坪塑起了一尊苏步青半身铜像,数学诗人目光深邃,深情地凝视着前方,仿佛在吟诵“丹心未泯创新愿,白发犹残是辉”……

与子彬院毗邻而立的是一栋民国风格的大礼堂——相辉堂。“相”是复旦创始人马相伯的“相”,“辉”是复旦早期校长李登辉的“辉”。从相辉堂的名称便知,这栋建筑是为纪念复旦先贤而造,在复旦人心中有崇高的地位。

抗战胜利后,复旦从重庆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原址。为报答恩师李登辉为复旦倾其所有的一生,时任校长章益向各地校友募集了30余万黄金,作为颐养金献给已近晚年的李老,遭坚拒。后经协商,决定用这笔钱修建学校大礼堂。

1947年初夏,2000平方米的二层礼堂落成,青瓦白墙红窗格,造型简朴,色彩素洁。起初叫登辉堂,1984年大修后改称相辉堂。和它的邻居子彬院相较,相辉堂似乎显得有些土气,然而其貌不扬的它却曾经接待过诸多“大咖”,比如法国总统德斯坦、美国总统里根、微软总裁比尔·盖茨等。

相辉堂和子彬院(吕志和楼)的南面,两块绿色的草坪如茵,是摄影爱好者的绝佳取景地。常有复旦新人以两楼为背景拍摄婚纱照,那一刻,沧桑和青春、庄重与浪漫在这里得到和谐统一。

复旦管理学院南侧,国顺路和国福路之间,曾经复旦的第九宿舍,如今被雅称为玖园。陈望道、苏步青、陈建功、谈家桢、谭其骧、蒋学模、谷超豪、胡和生、陆谷孙、张薰华等多位名师大家曾经居住于此。

沿国福路西侧一字排开的三栋修葺一新的小楼,和玖园其他老旧的宿舍相比,格外引人注目。

最南端的那栋是西班牙风格的三层别墅,绿瓦黄墙,造型别致,原属上海一商贾私宅,上世纪50年代初被复旦购得,供新

中国成立后复旦首任校长陈望道一家居住。陈认为面积过大,坚辞不受,最后只得将底层辟为语法、修辞、逻辑研究室。不久,学校又在别墅北面自建了两栋简朴的二层小楼,分别作为从浙大引进的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的寓所,陈建功调离复旦后,寓所的主人成了谈家桢。

2018年,修缮后的陈望道旧居,以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的新身份对外开放。前年秋天,我们去参观,印象最深的是故居内外的两尊塑像,一尊是二楼书房里正伏案挥毫的陈先生蜡像,再现了大师生前笔耕不辍的情景。另一尊是故居小院内“真理的味道是甜的”铜雕,讲述的是陈望道“开天辟地”年间为工人补习夜校授课的故事。

2021年7月,苏步青和谈家桢(陈建功)旧居也修缮完成,去年,它们和陈望道旧居一起入选全国首批“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。玖园里面的这三栋小楼,成为人们追寻大师足迹、感悟先辈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。

复旦还有很多有故事的老房子,它们珍藏着昔日的时光,承载着一段历史,是不可再生的文保资源,睹物怀旧思情,每一位返校的复旦校友都会感慨万千。

复旦人珍爱老房子——每年暑假,总有几栋老房子周边竖起脚手架和围挡。开学后,撩起面纱,重返青春的老房子总会给师生们带来惊喜。

父亲茕然孑立,我只是个看客

□ 赵仕华

父亲老了,他正以肉眼都能看得见的速度迅速老去。他的手像树皮一样,苍老皱褶,青筋绽出。饶是如此,他对土地的情感一点也没有衰减。

星期日,我正在开会。电话突然响了,是母亲打的。我低声告诉她,我在开会,等我开完会就打给她。又过了一两分钟,电话又响起来了,还是母亲打的,估计我说的话她没有听清楚。她连续打电话来,可能是有什么急事,我走出了会议室,拨通母亲的电话。

电话里,母亲的声音有点焦急:“你爸爸又上坡干活去了,我叫他不要上坡去干活,他不听。我给你哥打电话了,让他打电话给你爸爸,不要上坡去干活,但是没有用!”

我有点奇怪:“他不是胃疼得厉害吗,怎么又上坡干活去了?”

母亲回答说:“药倒是可能按时吃了,只是不知道好些没有,问他,他也不说。他去做营农泥,准备栽玉米去了!”

我也有点着急了:“你怎么不拦着他呢?昨天还疼得这么厉害,走路都走不稳,怎么上坡去干活?”

母亲觉得有几分无辜:“怎么没有拦?要拦得住!他说是自己去干活,又没叫别人一起去!”

我又打电话给父亲,他显然明白我要说什么。他用很大的声音、自信地告诉我:“我没有事,吃了药好多了,天气好,得赶紧把营农泥发好,好栽苞谷!”我又劝他歇一歇,把身体养好才是大事。他说他知道,让我不要管……

这就是父亲,前一天还让我陪他在医院做检查。才吃一天的药,他就闲不住了——父亲对土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。他经常说我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是土地给的。土地是有生命的,也是有情感的,人对土地好,土地才能对人对好,怎么能让土地荒芜呢?他退休至今有近20年的时间,退休的工资足够维持他和母亲的生活。但是,他就是闲不下来。

傍晚,母亲到我家来。我又问她,父亲是在家里休息,还是上坡干活去了?母亲一脸的无奈:“他在家怎么坐得住呢?谢老师来叫他一起上坡干活,他一听,马上精神就好了。谢老师还在我家等他,他吃完饭就和谢老师出去的。”听得我直摇头,母亲也是一脸的苦笑。她又补充道:“你爸爸说,他在家坐着浑身难受,到坡上去干活,人就有力气了,舒服!”

我又想起了,父亲刚退休的时候,他有肩周炎。但他却不顾疼痛,与别人一起砌窑坎、修水车,在劳动中达到了忘我的境地。那肩周炎竟神奇地离他而去,以至于他不止一次向他的朋友炫耀:“我这肩周炎,干了几年活之后,就再也沒有复发过。在家里面坐着难受,和他们一起干活,若是苦一点,但感觉人还要健康些!”

我和父亲回过几次老家,他站在那些曾经耕种的土地前沉思,宛如一尊雕塑。有时他蹲下来一边抽烟,一边凝视眼前的土地,风缓缓地吹过来,父亲茕然孑立——我只是个看客。我读书最大的动力,就是离开这些土地,而不是回归这片土地。

春节的时候,父亲回老家住了好几天。别人春节时走亲访友,他却在家里蹲地挖土,把泥土里的那些石头、瓦片、砖头、杂草剔除了,准备种点玉米、南瓜什么的。从县城到老家,数次往返,他土地里的产出还不及支付的车费。但他依然乐此不疲,乐在其中。他种的那些玉米南瓜、土豆红薯等,分一些给左邻右舍,给我和哥哥,剩下的拿到集市上卖掉——卖的实在是少得可怜,如以劳力算,还不及一个小工一天的收入。

我在想,父亲一直都是离土地最近的人。我一直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父亲与土地的交流,什么时候结束?我想,这是时间给予我的一个谜,既然如此,一切随缘,由他去吧。



夕照 张成林 摄

幸福是个什么样子?

□ 王明霞

明华,是我儿时伙伴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。

老家的村子并不大,中间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,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房子,走完这条路,整个村子也就到头了。

明华家和我家相隔不远。加上我俩名字只相差一个字,每次她的家人大声喊她时,我常常会误认为是在喊我。她比我小两岁,身材却瘦小,最主要的是她生下来手脚都有残疾,右手比左手更严重。通常情况下,她的手掌朝上端于胸前,另外有一条腿也不好,两条腿长短不一致,所以她走路时总是一颠一颠的,随着脚步的移动,那手便也会不由自主地上下晃动起来。

她因此遭受过太多的白眼,其中也包括来自她母亲的。

通常情况下农村孩子长到七八岁时就可以为家庭分担一部分家务了,尤其是家里的老大,从一落地开始,便被父母寄予希望,长大后他们必须要成为劳动力,要下田,要挑担,要会种庄稼。而她偏偏就是那个不能干活的老大。农村的女孩子本就不受待见,她家里的事一样都帮不上忙,只生着一张吃闲饭的嘴。于是她母亲对她的嫌弃便毫无隐瞒之意。

她家和我家仅隔着一个池塘,我总能在突然间听到她母亲嘶力竭的骂声:“塘又没盖子!你怎么不去死啊?”

三天两头被骂,每次都是同样的这几句话。只要一听到那刺耳的骂声,我便竖起耳朵紧张地扒着我家门框朝她家方向看,生怕她真的去跳了水。我那时还小,真的希望这个池塘有个盖子,那样我就不担心了。

后来她也上学了,但学习成绩并不好,我想她的手应该握不好笔的。再后来我离家外出念书,关于她的消息就少了。来镇江工作后不久,我父母也离开村子住到丹阳城里,她的消息就更少了,但我总是会想起她,我会时不时在母亲跟前提起她。

母亲隔一段时间总会回村子里看看,于是也会给我带来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。她后来找了个外乡小伙子结了婚,并在村子里立了户,母亲说那男孩子

家里很穷,长得个子又小,看着像个孩子,但人很勤快,也能吃苦,对她是真的好,家里家外的事都一人包揽了。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各个村子给人家送牛奶,不过小两口日子倒也过得安稳。我听了很是替他高兴,终于有人疼她了。

有一次母亲跟我说:“明华跟我提到你了呢,她说小时候,你总帮她系裤带。”

有吗?可我早不记得了,我心里有些内疚。

不久,她生下了女儿,靠着丈夫不多的收入,三口之家的日子倒也其乐融融。

只是,这样的幸福日子没能长久,她的小丈夫被一辆汽车撞死在了送牛奶的路上。那时天还没亮,路上一片漆黑,肇事车逃之夭夭。等到几个月后这个消息传到我家时,我整个人都懵了,这苦命的人,连老天也没能多看顾她一点,从此往后,她一个人怎么把孩子拉扯大?

再后来,听说她又找了个丈夫,还是个外乡人,男方家里比先前的那个更穷,可不管怎样,总算帮她撑起了这个家。

清明节那天,我回村里祭祖,没想到竟然在村口遇见了她。近三十年未见,乍一见面,我有些恍惚。她已经不再是我想象当中那个模样。她不说话,只是久久地咧着嘴冲着我笑,用那伸不直的手指试图捂住自己的嘴,透过她那黑乎乎似乎没洗干净的手指,我分明看到她张着的嘴里已不剩几颗牙,这张缺了牙的嘴将她的年龄生生往前推进了一大截,花白的头发枯燥且凌乱,脸上与手背皮肤同样的粗糙,手上裂口清晰可见。

她找到爷爷奶奶的墓地,蹲下。点燃纸钱看见缕缕青烟升起的那一刻,我一下子就想到母亲曾经跟我说过“如今她家祖坟冒青烟了”的话。是啊,祖祖辈辈,谁又不是心怀美好呢,如今她的女儿考上大学,在上海又有了不错的工作,村里有谁不羡慕呢?周围人的祝福早就已经将她的心撞得满满的,填得实实的,不然,她又怎么会跟着我走这么长长的一段路。只是,我似乎高兴不起来,光宗耀祖的女儿看起来是给她挣了脸面,现在又有了金耳环、金项链的陪伴,然而她过得真的幸福吗?我有些茫然。

我愣在那里,一时语塞。

倒是她先开了口,说:“你聪明,书读得好,是城里人呢,就是不一样。”过会儿又说:“我蛮好的,我女儿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了,已经结婚了有孩子,她现在挣钱不少呢,不要我烦了,还给我买了金耳环金项链呢!”此刻,她的脸上阳光普照,幸福满满。